

# 采石场上

7.7  
0

谭 谈

# 采石场上

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·长沙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个集子选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小说、散文十多篇。这些作品题材比较广泛，有的反映丰富多彩的部队生活，有的反映热火朝天的矿工生活，有的则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，刻画了一些工农兵先进人物的形象，语言质朴、流畅。

插图：李儒光

## 采 石 场 上

谭 谈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装帧设计：龙 涛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\*

197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1,000 印数：1—5,000 印张：4.875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21 定价：0.5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听到故事之前·····  | ( 1 )  |
| 采石场上·····    | ( 8 )  |
| 理 发·····     | ( 27 ) |
| 同桌同学·····    | ( 33 ) |
| “水上飞”·····   | ( 46 ) |
| 报 到·····     | ( 54 ) |
| 风雨桃江·····    | ( 59 ) |
| 带血的枫叶·····   | ( 74 ) |
| 那一个秋天·····   | ( 91 ) |
| <br>         |        |
| 革命种·····     | (107)  |
| 家乡的路·····    | (111)  |
| 出 师·····     | (114)  |
| 海岛韶松·····    | (120)  |
| 催春煤·····     | (128)  |
| 风钻欢歌·····    | (134)  |
| 发光发热的土地····· | (141)  |
| <br>         |       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| (151)  |

---

## 听到故事之前

早就听说，我们师政委是塔山阻击战中著名的战斗英雄。据说，他经历过的故事，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从我听到这个说法的那天起，我多么想见见我们的政委，听听我们政委讲的故事啊！

再过几天，就是塔山阻击战十六周年的纪念日了。听首长们说，这一天政委要来我们团讲战斗故事。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使我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。唉！离这日子仅仅两天了，想不到生活中竟有这样不凑巧的事——我突然被调到铜山岭工地去了。

傍晚，我背着背包，沿着新筑起来的海堤向前走去。堤右边，是茫茫大海，海面上波涛汹涌，一浪赶一浪直向堤岸扑来。看那势头，真象要一下摧毁锁住它的新堤。然而，尽管它气势再大，一撞到坚硬的堤基上，立刻扬起万点水花。那水花，被霞光一照，象一串串珍珠，煞是好看。堤左边，那就是望不到边的荒凉海滩铜山岭。在我们的生产计划里，今年，要它献给国家一百五十万斤粮食。想起这些，我那没能听到政委讲故事的别扭心情，顿时消失了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急匆匆向前走去。

来到工地指挥所门口，正好碰上我的顶头上司——文化干事黄应文。他没等我开口，便先说了：“小杨，来啦！工地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，小张一个人搞不过来，许多好人好事不能及时广播

出去，你来得正是时候呀！”

“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我答复黄干事以后，正想进入指挥所，却被他拦住了：“不用进去啦，你到三号水闸去，睡也睡到那里，去吧。”

“好，我走啦。”

我转过身来，正想开步走，突然，从草棚子里走出来一个人，劈头问我：“小伙子，是到三号水闸去吗？”

“对。”答话间，我顺便打量这人一下：矮而瘦的身材，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旧棉衣。天已是傍黑了，相貌看不真。不过，尽管天再黑，他戴的那副眼镜，我却看得清清楚楚。凭我的经验猜测：不是生产科的仓库保管员，就是一个拿笔杆的干事。他对我说：

“三号水闸正缺水泥，麻烦你带一袋去。”说完了，他见我有点犹豫，又追了一句：“怎么，能不能扛动？”

这时，我猛然找到了一条理由：“扛是扛得动。不过，我的背包……”

“你的背包放到这里，等会儿，我给你带去。”

“好吧，你一定要给我带去，同志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放心好了。”他把我带到仓库，正搬起一袋水泥往我肩上放，突然，听到附近有人在说话：“到二号水闸不远了，拐这边走。”他猛然放下水泥，从窗口探出头去，向那人喊：“谁到二号水闸去？”

“是我。”听声音，是一个青年战士。

“来，二号水闸正缺汽灯纱罩，天快黑了，他们等着要用，你给他们带几个去。”

“好。”那战士立刻走进来了。

在仓库呆了不一会，我就看到他“抓”了好几个人的“差”。怪啦，其他人被他“抓了差”，都好像得了奖状似的，那么高兴，问东问西，总想多带一点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的威信怎么这么高呢？

把水泥扛到三号水闸，真累得我够呛。这时，天已全黑，而工地上却灯火辉煌，人声沸腾。战士们抬石头，挑泥沙，来往穿梭，好一番忙碌景象。

我掏出手帕抹干了汗，歇了歇腿，就忙着到工地收集了几份表扬稿，钻进这个临时搭起来的草棚子里，广播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人钻进草棚子里来了。借着灯光，我一眼就认出是那个戴眼镜的人。他满头汗水，棉衣脱了，夹在臂弯里，但却看不到一点劳累的样子。他满脸挂笑地对我说：“人老了，不顶事啦。刚才挑两袋水泥，把你的背包也给丢了。”

我不由得眼睛睁得老大：“背包丢了？”

“看你急的。要是真丢了，我可赔不起呀！”他哈哈大笑了一阵，又接着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给你放在那帐篷里边了。”

“那太谢谢你了。”

“谢谢我？那你扛水泥来，该谁来谢谢你？”说完，他又大笑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稿纸，递给我，说：“这是我给你收集的稿件。你得好好给同志们广播广播呵。”

我正要开口道谢，他却抢先说了：“又要谢谢我了吧？小家伙。”说完，笑着出去了。

广播完了，工地上人也稀了，我才钻进那个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。一看，哟！帐篷都挤满了人。大概是太劳累的缘故，个个都睡得很香。我找了半天，也找不到自己的背包，急得浑身火燎

燎的，正想钻出帐篷，去找那位戴眼镜的同志，嘿！就在这当口，我猛然发现：我的背包已经打开，平平整整地铺在那儿了。我想，这一定是那个同志铺的，不由得从心里叫出声：真是个好同志呀！

太累了，不一会我就呼呼睡着了。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有人把我挤醒了。帐篷里没灯，看不清是谁。我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便咕哝起来。

那人没有作声，向外边挤了挤，顿时觉得松宽了些。我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便蒙头再睡。

天亮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少尉把我摇醒了，对着脸问我：“同志，政委呢？同志，政委呢？”

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问你，张政委哪去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挨着你睡，你都不知道，你看，他的衣服还盖在你的身上呢！”

我看了一眼盖在我身上的军服，哎哟哟！莫非就是师政委？想起昨天晚上发牢骚的那些话，我的脸不由得热了起来。我不相信真有其事，问那少尉：“张政委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戴眼镜的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，问：“戴眼镜的？”

“对呀！政委是个老英雄。他前后负过十五次伤，至今还有三颗子弹头没取出来。他的左眼，就是在塔山阻击战中受伤的。”

“哎哟！”这时，我真不知如何是好，一股崇敬的感情直涌上心头。我连忙抓住那少尉的手，“嗯”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好，我跟你一块去找。”

走出帐篷，才知道太阳出来老高了。工地上已吹响了第一次休息哨，战士们三个一群、五个一堆地在笑笑说说。其中有一堆人围得最多，笑声最大。我们连忙向那边走去。

对！就是那个戴眼镜的……不！是我们的师政委。他站在人群中间。我们没有挤进圈里，就听见战士们抢着对政委说：“政委，和我们打扑克！”

“不！和我们下对角棋。”

“不不不！还是给我们讲故事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看着看着，不知为了什么，眼睛噙满了泪水。这时，只见政委在人群中坐下了，一边抓扑克，一边和战士们聊天。

和我一块来的那个少尉走到政委跟前，报告政委：“李主任说，施工会议明天就要开了，请你今天赶回去，好给大会做指示。”

“呵！小林呀。我知道了，刚才已叫人打电话去啦，要李主任把会议地点搬到工地来。”说完，他一眼发现了我，忙笑微微地朝我说，“哟，小杨也来了。睡醒了没有？昨晚上我挤醒了你，意见还不少哩？”

“政委！”不知怎的，我这时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连眼睛要看什么也没个准头了。

“看你，我们俩是老相识啦，怎么还象大姑娘似的！来，打盘扑克。”

说着，他向一边移了移，让出一个位置给我。我只好坐下，参加他们的“战斗”了。

“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杨晓东。”

“哪里人？”

“湖北。”

政委风趣地说：“哟！那我们是老乡啦。”在他那眼镜的左右侧，聚集了一瓣瓣鱼尾纹。

这时，小胖子立刻叫了起来：“你说话真没定性。我是湖南的，你说是老乡；他是湖北的，也说是老乡。你到底是哪里人呀？”

“小胖子，你这嘴可真厉害。我家靠在湖南、湖北的边边上，说哪里都行。”政委望着小胖子笑了笑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再说，干革命，四海为家。阶级兄弟，比什么都亲。”

这话，说得多真切呀！

这时，一个围着白围裙的炊事员，扯起大嗓子，朝大家喊：“同志们，吃饭啦！”

小胖子拉着政委的手，又蹦又跳地说：“好，吃饭去，政委。”

走了几步，政委转过头来，对我说：“小杨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吃。”

一会儿，小胖子拿来个碗，递给政委。我连忙过去夺碗，想替政委装饭。哪知，却碰了钉子：“小杨，让我自己来吧！”

这时，小胖子也凑过来，说：“你刚来还没摸到政委的脾性。他要是肯让人装，我不早替他装好了，还等你来抢！”说完，还给我做了个鬼脸。

政委和我们一块儿蹲在地上吃起饭来。精灵、活泼的小胖子，这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个生辣椒，递给政委一个，调皮地说：“你是真湖南人，假湖北人。不信？这辣椒就可以证明。”

政委接过辣椒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些湖南兵，就是喜欢几个辣椒。难怪有人说，湖南兵是‘辣椒兵’哩！”

我坐在一旁，看着政委咬一口生辣椒，扒一口饭，吃得那样香甜。不知是什么感情在心头翻滚，使我坐立不安。

政委吃罢饭，正在洗碗的时候，三连副连长来了。政委问他：“二号水闸工程进度怎么样？”

“哎哟！别提了。自从前天晚上你给同志们讲了故事以后，劲头不知翻了几个番。大家都说：要向先烈们学习！向前辈们学习！今天战士们要我来请你，再给他们讲讲故事。”说完，副连长望着政委憨笑，等待答复。

“好吧，我这个故事员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嘛。不过，今天轮不到你们，过两天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那一定要来呀！”

“叫大家放心。特别是罗同光这小鬼，我前天就答应他了，绝不撒谎。”

这时，我总算找到一个提要求的机会了：“政委，那今天晚上就给我们讲讲吧。”

“好，还打算借你那套家什用一下，同不同意？”

“没说的，我一定好好检查广播器材，保证不出半点毛病，让你的故事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，落到每个人的心窝里！”

政委看着我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我连忙向政委敬了个礼，飞快地跑回小草棚子里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终于听到政委讲的故事。可是，在听到故事之前，我亲眼看见的，说起来，又何尝不是一个十分动听的故事呢？

一九六五年一月

## 采石场上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外面起风了。屋前那株柑子树摇曳着发出阵阵声响，打散了我一场好梦！睁开眼来，发觉自己是伏在桌子上睡了一觉，不禁无声地、独个儿笑了。

桌子上，煤油灯已经熄灭，只留下一颗豆粒大的灯花。皎洁的月光从窗口斜射进来，拉得长长地投在房子中央的地板上，活象是在房心铺了几块银砖。我用手揉了揉睡意朦胧的眼睛，忽而记起了一件事，便起身急步走出门来。

阵阵寒风，迎着我走上屋前的草地。我再次用手擦了擦眼睛，定神地望着远方。明亮亮的月色下，一条青石板路展现在眼前。可是没有行人，只有风吹得路旁的乱草在摇动。

“唉！她俩怎么还没有来呢？”我焦急地站了一阵，抬头看看天色。只见月亮还挂在半空，时候还早得很啦，人家怎么就会来呢？想到这里，自己不由得笑了起来。然而，一当想起即将行动的那事，心中激情滚滚，情不自禁地哼起我那常唱的歌来：

年轻人，火热的心，

跟随毛泽东前进……

一路歌声，伴随我回到屋里。划了根火柴，点燃了油灯。立刻，摆在灯旁还没合上的日记本，又清清楚楚地映进自己的眼帘。

我用手慢慢地把它移近，凝视着上面那自己刚刚写上去的、充满激情的字句。多日的往事又在心头翻腾开了……

立冬刚过，花山岭水库动工了。大队抽调了一批石匠，组成一个石工队，来到大石山开打石头，供应水库基建用料。我和钟素娥分配给石工队做帮手。

清早，太阳刚刚从山尖上冒出点头来，我们便兴冲冲地爬上了大石山。隔老远，素娥这鬼婆子便喘着粗气大喊：

“队长同志，报到来啦！”

“报什么到呀？”石工队的临时队长就是大队团支部书记杨发生，二十五、六岁的青年。听见我们喊他，便连忙把手中的锤子放下，转过身来问。

“真会装蒜！”素娥不客气地说。

“呵！”他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好，欢迎！欢迎！不过，干这种活可不那么简单，要考试一下。能撬下这块石头，就录取。撬不下，就、就——请向后转。”说着，用下颚指着上面一块被硝药爆裂开了的大石头，顺手递过来一根撬棍。

“好！撬不下，不姓钟！”钟素娥连忙挽起袖子，去接撬棍。

“不！不是指你。”杨支书纠正，接着有意看了我一下。

“指我？好！同样，撬不下，不姓谭！”我随手接过撬棍，把它插入石缝里，使劲撬起来。

这时，一位正在抡锤打炮眼的老石匠开口了：“真不晓得天高地厚。这是石头，不是绣花针！鬼妹子们，快回去！告诉大队长，换两个后生家来。”说毕，他扭过头来，想看一下被骂的对象。一见是我，不由微笑了一下，走过来改变口气说：

“谭同志，是你呀！这粗活你干不了的，上那边挑土去吧。”

说话这当儿，我使出了全身力气，撬得这粗大的石头翻了个身，咕噜咕噜地滚下山去了。我这才带着喜悦转过身来，想答复一下刚才说话的人。头一扭过来，一眼就认出他是杨支书的爷爷。便恳求地说：“大爷，让我们试一两天看看？”

没等爷爷作答，杨支书却满口叫好：“蛮大的进步啦！好！好！接收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心里顿时象投进了一块蜜糖。然而，杨大爷却站着光笑不答腔，一会，他朝着孙子说：“鬼崽子！她刚下乡来，这活路，她吃得消？”

“吃不消，就更要锻炼！”

“嗨！——”杨大爷吐了口气，没有说什么就走开了。不过我知道，杨大爷是怕我干不了这行重活，要伤身子。

四个多月前，我在县城中学高中毕了业。带着毕业证书回到家里，当县长的爸爸看了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业成绩单，对我说：“成绩还不错。你打定主意没有？”

“定啦！听你的话，上特别大学！”我响亮地回答。

“很好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。去吧。”爸爸笑了。随后，他又和我谈了许多许多。

夜里，我整理好行装，逼着妈妈把我留了八、九年的两根长辫子剪掉了。我想：到农村去，就得象个农村姑娘的样子。但，一到乡下，看到乡下姑娘也大都留着辫子，有些后悔了，可是晚啦！

就这样，我唱着“年轻人，火热的心，跟随着毛泽东前进”的歌子，走进了特别大学——农村。

一到这里，就受到村里人的欢迎。尤其是杨大爷，一见我总是眯起那双老花眼，笑嘻嘻地问长问短，他大概是见我瘦骨不伶仃，

担心我干不了农村的活，在分配工作时，总要求大队长拣轻便的给我。只是杨支书对我要求很严格，丝毫不放松。这次上采石场来，开始我猛要求，大队长总是不批。但过了一夜，杨支书就通知我，叫我和素娥一起来。依我看，还不是他的主意吗？现在，他便给我和素娥分配在一起工作。

眼下，我俩的任务是：把石头上面和一些石头周围的土挖去。这活路，对在农村滚了四个多月的我来说，当然不在话下。随即脱去棉衣，松活地舞动锄头，干起来了。休息的时候，我还不晓得哩！杨支书喊了几句见我不住手，便笑着走过来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锄头，说：“现在，任务是唱一个歌。”

“对！莲妹，唱呀！”素娥也连忙撂锄赞成。

“来，大家欢迎！”杨支书这个快活人，竟来这么一手了。只见他的掌声一响，几十个青年石工也跟着鼓起掌来。

掌声逼得我的脸火辣辣的，难受死了。扭过头去，望着这乱石满布的山峰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是的，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姑娘，这我自己也承认。的确，下乡以来，多少事情激动着我。那时，我便独个儿对着那些使我生情，使我激动的事，尽情地唱着。劳动的时候，一逢休息，我也就把队上七、八个回乡学生组织起来，又是唱歌，又是读报，把那短短的半个小时工休时间，搞得丰富多采。现在，大家逼着我唱，我倒哑住了口。好一阵才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唱，我唱不出。我讲，我讲，我们要发狠干，把水库早点儿修起……”

众人哄声大笑，笑声在山谷中回荡。欢乐的笑声夹杂着：“唱不出，不信！唱一个，快！……”

我竭力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，好一阵才答道：“好！我

唱！”于是，我终于放开了喉咙，唱起我那个经常挂在嘴边的歌来：

年轻人，火热的心，

跟随着毛泽东前进……

“唱得好不好？”没等我的歌声落音，杨支书站起来挥臂大喊。

“好！”众人高声接应。

“妙不妙？”

“妙！”……

采石场上，欢腾起来了。我的心啊，激情澎湃。

就在他们欢闹的同时，我发现，杨大爷含着一根竹杆烟筒，巴哒巴哒地吸着，围着工场绕圈。每一个人的工作地点他都要仔细地看一番，不管好坏，都要说几句：“懒得出奇，水都不勤换点，快成石浆啦！”或者是：“这个懒鬼，干得不错！”

可是，当他来到我的地方，他一面赞许地点点头，一面招呼着逼我唱歌的人群：“吵么子？让谭同志好好歇歇。”掉过头来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谭同志，累着啦，好好歇歇吧。”

这样转了一圈，他的一兜烟就算抽完了。于是，他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撂下烟筒，抡起锤子，打起来了。每回他的锤子一响，人们就跟着开工了。

转眼，在采石场干了五天多了。这天下午，所有该刨的土都刨光了。素娥走到杨支书跟前，说：“支书，土都刨光啦，干什么？”

杨支书还没来得及搭腔，杨大爷抢先说了：“懒妹子，歇一下吧。”

这时，我忍不住放声大笑。接着转过头去，瞟了素娥一眼，说：“真有意思！又说你懒，又要你休息。真矛盾！”

“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！一开口总带个‘懒’字，不过，人可是个

好人。”

我张嘴吃吃地笑了，没有表示什么。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这时，我突然发现，在一株松树底下的青石板上，还存有一根钢钎，一把锤子。于是，连忙用手捅了捅素娥，说：“看！那里还有套家伙，去拿来，我俩来试试看怎么样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素娥这鬼婆子捅了我一拳，便悄悄地溜到那里取去了。我看着她这果断而天真的举动，笑了。这位解放军战士的妻子，可真是一个天不怕、地不怕、碰到老虎也敢干一架的角色。男子汉干得了的活，自然不在话下；男子汉干不了的，她也敢试一试。转眼间，她将钢钎、锤子拿来了。我夺过锤子，她握钎，在一个石头上叮当叮当干开了。

刚刚打了几锤，就被杨大爷看到了。他急急地走过来，站在我们身边，满脸堆笑地压低嗓子对我们指点着：“锤子把稳，眼看钎头。”然后，他想起什么似的，从我手里接过锤子，说：“谭同志，要你们来做帮手，就是把石头上的土挖掉。现在干完了，没得你们干的活啦。这个，不光要技术，还要有力，你们干不了的。今天好好歇它一下，明天就到土工队去吧。”然后，眼睛对素娥一盯，说：“谁叫你带谭同志干这种活来？”

“大爷，别冤枉。这是我出的主意。”我连忙解释，随后又恳求地说：“让我俩学一学吧？”

“唉！你、你……”他想再说些什么，没有说出口。憋了好一会，他才改口说：“那就慢慢学吧，可不要伤了身体啊！”

“要学，很好！我来教你。”杨大爷的话刚落，杨支书一面说一面走过来了。他从爷爷手里拿过钢钎，又对着我说：“下锤要狠、要稳、要大胆，不要怕打了我的手。”

我抡起锤子，鼓起全身力气，一连打了七、八锤，就使不出